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 保罗·利科 / 著

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文集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解 释 的 冲 突

解释学文集

[法] 保罗·利科 著

莫伟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法]利科著;莫伟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5256-4

I. 解… II. ①利… ②莫… III. 解释学-文集
IV. B0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71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IÈSHÌ DE CHŌNGTŪ

解 释 的 冲 突

解释学文集

[法] 保罗·利科 著

莫伟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5256-4/B·708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3/8

定价: 38.00 元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译者前言

一个“受伤的我思”：一种反思解释学

利科哲学的出发点是反思，他的解释学是一种反思解释学。利科的反思解释学希冀对既显又隐的多重语义学意义进行解释并以反思为中介来超越现象学与心理分析、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和背反。然而，利科所讲的反思不是指能生存和能思考的意识自身所作的自身设定，并不是直接意识的明证性。因为自我并非既有的，自我的设定就必须通过其行动才能得到重新把握。也就是说，利科注重的是反思的实践维度和伦理维度，而轻视传统反思哲学所聚焦的反思的认识维度。“反思的目标，就是要在自我求生存的努力和求存在的欲望中去把握自我。”^①而伦理学的使命就是占有我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在这种彻底意义上说，伦理学就在于对我们为存在而做出的努力进行逐渐的占有。”^②利科因发现斯宾诺莎的努力（conatus）与柏拉图和弗洛伊德的欲望（*érôs*）之间具有同一性，而把努力与欲望融为一体，把它们看作这种自我在“我在”这个第一真理中进行的自身设定的两个方面。利

① Paul Ricœur,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第 324 页。

② 同上, 第 442 页。

2 解释的冲突

利科重申反思必须包括意识的考古学和末世论,以期把心理分析的解释与宗教现象学的解释融合在一起。

利科赞同弗洛伊德坚定的反现象学态度,反对那首先占据着“我思,我在”之奠基行动地位的虚假我思,要通过抛弃虚假意识来发现反思主体。利科一方面要与意识哲学划清界限,反对胡塞尔现象学赋予意识任何绝对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主体哲学,反对列维-斯特劳斯因混淆符号学层面与语义学层面而只谈思想的无意识范畴从而抛弃主体。符号学领域并不具备主体,也无需主体,但我们需要从符号过渡到意义,从符号学过渡到语义学,从无主体回归到主体。当然利科所想要的主体是通过语言而在存在中定位的,绝非意识自身对自身进行绝对的直接的定位。

利科反对肇始于狄尔泰并由李凯尔特发挥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说明与理解之间的对立,强调说明与理解这两种方法始终是相互交织的: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就是最好的例证,如经济计量学就采用说明方法。因此,我们不能人为地把自然与人分割开来,把自然归于科学,把人归于解释学。

利科的解释学因反对真理与方法、说明与理解之间的对立而介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间,或者说他设法通过倡导一种批判解释学、确立起真理与方法之间的辩证法,来使他们两人彼此倾听对方。鉴于哈贝马斯赋予心理分析这样的批判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哲学中以关键地位,而伽达默尔则在其解释学设想中抛弃了这些批判的和说明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利科确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交织和渗透,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一种因拒斥间隔而得以确定的从属(appartenance)意识中重新引入一

种批判要求? 鉴于伽达默尔解释学旨在缩小、收紧甚至取消历史文本与解释者在时空上的间隔(*distanciation*), 而利科则认为我们并不能凭自身认识自身, 而是必须通过他者的迂回才能认识自身。为此, 利科强调间隔是解释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和条件, 预先假定批判契机内在于自身占有(*appropriation*)活动。这样, 利科以为自己就在人文科学的批判与有关自身占有的解释学之间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由于利科倡导通过种种方式用批判维度来丰富解释学方法, 给人的感觉就是利科并没有在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保持中立, 而是偏向于哈贝马斯的。实际上, 伽达默尔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利科也是这样猜想伽达默尔的。

利科的反思解释学并不是要取消解释的冲突, 并不是要把各种相近的或相冲突的解释整合在唯一的一种解释学之中, 而是要让它们进行相互对话、沟通, 取长补短, 因为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釋同等有效。解释的冲突恰恰说明了解释具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 这是询问方式的多元性, 是阅读文本的方式的多元性。因此, 在利科那里, 解释的冲突是一种生产性的冲突。冲突的生产性取决于我们能对所有解释学科所共有的解释概念进行语义学澄清, 因为任何理解都首先并且始终是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那些最为相互对立的解释学也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基础上指向理解的存在论根基, 言说自身对于生存的依赖。如心理分析奠基于主体欲望的考古学, 精神现象学依赖于精神角色的目的论, 而宗教现象学则仰仗神圣符号的末世论。解释学领域的冲突场景表明不可能用一种解释学把种种相互竞争和冲突但又同等有效的解释统一在一起。而一种反思哲学通过语义学迂回和以反思为中介, 就能包

4 解释的冲突

容所有那些设法解释人之符号的科学所具有的方法和前提的全部结果。

利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冲突关系也是例证之一。利科倡导的文本语义学自律,虽然也主张对确定的文本作一种结构研究,独立于作者意图和主体性来公正处理这种为自身进行意指的文本,但又不满足于结构主义把主体从其话语陈述者的位置上清除掉。利科不满于福柯把记忆的连续性和主体历史当作一种观念主义幻想,因为利科所研究的“生存联系”(Zusammenhang des Leben)处于意识之下,并且并非一种以主体之名为自身提出要求的观念主义奢望。^① 利科极其尊重结构主义者们的论证,利科作出极大努力来理解结构主义,这一点就忠实地界定并筹划了利科与他们的分歧点。此外,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也例举说明了对圣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文本进行解释的冲突也是生产性的冲突关系。

现象学与解释学曾经是分离的:现象学倾向于在意识中探寻意义并使主体性具体化,而解释学则把理解的存在论条件奠基为从属与间隔之辩证法的条件,从属与间隔之间始终有痕迹及连续的解释。^② 而利科则认为,现象学与解释学互为先决条件。解释学要嫁接在现象学上,同时,现象学通过解释学得到革新和改造。有短程和长程这两种途径可以把解释学奠基在现象学之上。利科并不认同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论这样的短程途径,因为这种理解

① Paul Ricoeur, *La critique et la conviction*, Calmann-Lévy, Paris, 1995, 第123页。

② François Dosse, *Paul Ricoeur*,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 Syros, Paris, 1997, 第397页。

的存在论有意抛弃了解释的认识论,不理睬任何方法论的要求,有意回避甚至取消“通过何种手段进行文本理解?”“如何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进行仲裁?”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而利科所采纳的长程途径则是经由语义学来把反思提升到存在论的层面上,要用始于语言分析的长程途径来取代此在分析的短程途径,并反对把理解所特有的真理与受制于解经学的方法割裂开来。由于语义学对符号多重意义的解释与反思哲学对人自身的解释是同一个过程,而反思又是沟通这两种解释的中介,因此,利科通过语义学的迂回和反思的中介,最终将回到理解的存在论根基处。因此,存在论是反思解释学所梦寐以求的希望之乡。

在解释符号的同时也解释自己,这样的主体不再是我思了,而是通过解释自己的生命、在安置和拥有自己之前已被安置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了。利科通过把语义学的多重意义与反思哲学的自身认识联系起来,就深入地改造了我思问题。笛卡儿的我思要避免成为空洞的真理,就必须在其对象、活动和行动的反映中被重新把握。反思要避免成为盲目的直觉,就必须要以种种能使生命客观化的表达为中介,反思只是通过一种应用于活动和行动的批判来占有我们求生存的行动,而活动和行动就是这个求生存的行动的符号。利科的哲学工作,就是具体的反思,也就是以整个符号世界为中介的我思,就是占有我们求存在的欲望和求生存的努力,而我们求存在的欲望和求生存的努力是不可能经由意识自身对自身的直觉而获得的。于是,利科的反思哲学就是一种真正的“我在”的解释学,它能战胜观念论的、主体主义的、唯我论的我思的幻想和企图。

6 解释的冲突

利科的反思哲学有别于笛卡儿-康德-胡塞尔传统的反思哲学,鉴于那自身与自身相吻合的纯粹意识和直觉会使反思陷于重新占有自身的无止境事务之中,利科就断定:“反思并不是一种自身对自身的直觉,反思能是并且应该是一种解释学。”^①也就是说反思哲学与关于无中介的直接性哲学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自我的设定只能通过自我的行为才能被重新把握。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和行动呢?“反思就是通过活动来占有我们生存的努力以及我们存在的欲望,因为这些活动见证了这种努力和这种欲望。”^②这里讲的证实活动也就是解释活动。“反思应该成为解释,这是因为我只能分散于世上的符号之中才能把握生存活动。”^③这里讲的符号就是关于我们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的符号,关于我们求存在的欲望的符号。我们是由存在的欲求和为生存的努力造就的,存在的欲求和为生存的努力会在这些符号中得到体现和阐明。反思哲学就是要解释这些符号。利科的反思概念综合了纳贝尔与斯宾诺莎两人的智慧:纳贝尔把反思看作我们求存在的欲望,而斯宾诺莎则提出了我们求存在的努力(*conatus*)。诚如柯兰所说,存在论与个体发生融为一体就成了法国反思哲学的一大特色。^④由于千方百计地使我思爆裂,并通过解释学来丰富和深化我思,用以语义学符号为中介的行动哲学来揭穿虚假意识的直接性,因此,利

① Paul Ricoeur,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第 221 页。

② 同上,第 21 页。

③ 同上,第 325 页。

④ Pierre Colin, *L'héritage de Jean Nabert*, *Esprit*, n° 140 - 141, juillet-août, 1998, 第 127 页。

科的反思哲学就与意识哲学截然相反。利科明确否认一种纯粹的意识理论,胡塞尔在《笛卡儿沉思》中所阐发的现象学,能充当从现象学向心理分析的过渡的中介。作为解释学,心理分析通过批判意识,否认主体是意识,强调生存是欲望,来指向存在论。生存就是欲望与努力。我思并非自身安置自身,而是被置于存在中的。或者说,我思的自身定位必须以整个符号世界以及对这些符号所作的解释为中介。于是,利科与胡塞尔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

利科的反思解释学对行动的强调,不仅体现在他把反思规定为既是存在的设定,又是行动的设定,而且还与他对存在的特殊理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利科指责海德格尔因对存在一词多义性的无知而傲慢地宣称形而上学的终结,在利科看来,实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只是存在的一种意义,存在的意义丰富多彩,利科强调要从行为、行动、受苦等方面来思考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解释学简单地把哲学史化约为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及其终结的历史,在把原本多姿多彩的哲学史弄得贫乏不堪、索然无味之后再强加给思想史,因此,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不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粗暴的。

海德格尔的存在解释学由于把存在问题与此在在询问者的询问中的涌现原初地关联起来,因而不仅拒斥作为第一真理和认识论原则的我思,而且强调我思必须以存在层面作为其基础。海德格尔用“我在”全方位地取代了“我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解释学又成了利科所说的“我在”的解释学。然而,海德格尔这种“我在”的解释学并不就是利科所想要的“我在”的解释学,就因为海德格尔哲学缺乏语义学的迂回和反思的中介。

如果说在笛卡儿那里,我思是“受颂扬的我思”,在休谟和尼采

8 解释的冲突

那里,我思是“受侮辱的我思”,那么,在利科的反思哲学那里,我思就是“受伤的我思”：“这个我思为自己定位却并不占有自己;这个我思只有在实际意识之不适当性、幻想和谎言的招供中并通过这种招供才能理解其原初的真理。”^①

主体哲学就是我思哲学。在《作为他者的自身》中,利科继续强调反思中介对于“我思”、“我在”这样的主体之无中介的设定来说所具有的首要性,继续深入探讨这个“受伤的我思”。鉴于从笛卡儿、康德、费希特直至胡塞尔都把我思捧为第一真理,而休谟、尼采、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等人则把我思贬为主要幻想,利科断言就在笛卡儿对我思进行设定时我思的危机就存在了。利科相信,一种关于自身的解释学(*herméneutique du soi*)能在受笛卡儿颂扬的我思与被尼采宣告为堕落的我思之间保持不偏不倚,能避免在“受颂扬的我思”与“受侮辱的我思”,“受颂扬的主体”与“受侮辱的主体”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利科避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努力缓和相互竞争但同等有效的解释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积极与当代哲学大师们进行对话、沟通,这与其说是利科采取了中庸之道的解释学立场,还不如说是他始终遵循了自然与人相统一、真理与方法相统一、说明与理解相统一的解释学辩证法。

利科的反思解释学、“我在”解释学,无疑是当代西方哲学和西方解释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① Paul Ricœur, *Le conflit des interprétation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9, 第173页。

目 录

| | |
|-------------|---|
| 生存与解释学····· | 1 |
|-------------|---|

第一部分 解释学与结构主义

| | |
|-------------------------------|----|
| 第一章 结构与解释学····· | 31 |
| 第二章 作为解释学问题和语义学问题的双重意义问题····· | 74 |
| 第三章 结构、语词、事件····· | 95 |

第二部分 解释学与心理分析

| | |
|------------------------|-----|
| 第一章 意识与无意识····· | 121 |
| 第二章 心理分析与当代文化运动····· | 149 |
| 第三章 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哲学解释····· | 197 |
| 第四章 解释中的技术与非技术····· | 219 |
| 第五章 艺术与弗洛伊德的系统分类学····· | 242 |

第三部分 解释学与现象学

| | |
|----------------------|-----|
| 第一章 纳贝尔论行动和符号····· | 261 |
| 第二章 海德格尔与主体问题····· | 275 |
| 第三章 主体问题:符号学的挑战····· | 290 |

II 解释的冲突

第四部分 被解释的恶之象征

| | | |
|-----|------------------------|-----|
| 第一章 | “原罪”:意义的研究 | 331 |
| 第二章 | 象征符号的解释学与哲学反思(一) | 355 |
| 第三章 | 象征符号的解释学与哲学反思(二) | 390 |
| 第四章 | 破除归罪的神话 | 413 |
| 第五章 | 对惩罚神话的解释 | 435 |

第五部分 宗教与信仰

| | | |
|-------------|-----------------------|-----|
| 第一章 | 为布尔特曼著作法文版所作的序言 | 465 |
| 第二章 | 依据希望而获得的自由 | 491 |
| 第三章 | 罪行、伦理学和宗教 | 520 |
| 第四章 | 宗教、无神论和信仰 | 538 |
| 第五章 | 父子关系:从幻想到象征 | 571 |
| 文章来源 | | 608 |
| 引文出处 | | 612 |
| 术语对照表 | | 622 |
| 人名对照表 | | 630 |
| 后记 | | 634 |

生存与解释学

在这里,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人们所说的把解释学问题嫁接到现象学方法上去,来探究通向当代哲学的条条道路。在着手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之前,我将先作个简短的历史回顾。这个研究至少在结束时应该赋予生存(existence)这个观念一种可接受的意义——即一种透过解释学恰恰表达了现象学之革新的意义。

一、解释学的起源

解释学问题早在胡塞尔现象学之前便已确立起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谈论嫁接,甚至更应该说是一种晚近的嫁接的原因。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解释学问题起初是存在于解经学(exégèse)的界限之中,即是说,发生在这样一门学科的框架里,这门学科企图理解文本——从文本的意向出发,在文本想要言说的一切的基础上试图去理解文本。进行这样的回忆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假使解经已引起了解释学问题,即解释的问题,那是因为对文本的任何阅读,也是与文本如何被撰写,与文本“为了什么”而被撰写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阅读都总是发生在一个共同体、一个传统、或一股现行的思潮里,一个共同体、一个传统、或一股现行的思潮

2 解释的冲突

都显示出种种先决条件和依赖于情形的需要：由此，在物理学和哲学伦理学基础上，斯多葛学派对古希腊神话的阅读所包含的解释学，就截然不同于在犹太律法(Halacha)或犹太教传说和轶事(Haggada)中对摩西五经(Thora)所作的犹太教式的解释。同样地，使徒时代受基督事件启示而对旧约进行的解释，对于圣经的事件、制度和人物，也给出了与犹太教教士极其不同的读解。

这些解经学上的争辩在哪方面与哲学相关？是这样的：解经学包含着整套有关符号(signe)和意指(signification)的理论，例如，如同我们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的《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中所看到的那样。更精确地说，假使一个文本可以有几个意义，例如历史意义和精神意义，我们就必须诉诸一个远比论证逻辑所需要的所谓单义符号观念更为复杂的意指观念。最后，这个解释的工作显露出一个深层的意图，就是要超越距离和文化间隔，同时使读者向已变得陌生的文本看齐，并由此将其意义并入一个人自身所能拥有的当下的理解里。

因此，解释学不能只是专家的技术——解释神谕和奇迹的解释技术(τέχνη ἑρμηνευτική)；解释学涉及理解的一般性问题。况且，如果不借用一个既定时代里可自由使用的种种理解模式，如神话、寓言、隐喻、类比等，那么，任何引人注目的解释就都不能被构成。在文本解经之确切意义上的解释与在符号领会之广义上的理解之间存在的这个联接，可以由解释学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之一，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e)在“论解释”一文中所赋予的意义而得到证明；实际上，很明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hermenêia 并不仅仅局限于譬喻，它还关涉到任何能意指的话语。而且，正是能意指的话语才是

hermenêia,才在“解释”实在,甚至在话语“对某物说些什么”(dit “quelque chose de quelque chose”)的范围内也是如此。其次,存在着 hermenêia,是因为陈述是藉由能意指的表达式对实在的一种把握,而不是一种对来事物自身的那些所谓的印象进行的摘录。

这便是解释概念与理解概念之间源初的、最初始的关系;这种关系把文本解经的专门性技术问题与意指和语言的一般问题关联起来了。

但是解经学只有通过第二个发展,通过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古典语文学和历史科学的发展才能产生一般解释学。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努力之下,解释学问题才成为哲学问题。这一节的标题,“解释学的起源”,明显地暗示着狄尔泰1900年著名论文的标题;在实证主义哲学时代,狄尔泰的问题是要赋予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一种可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有效性。用这些术语来提问,问题就是认识论的了:它涉及到如何构思一种对历史认识的批判,如同康德(Kant)之批判自然认识那样强有力,如何使古典解释学散乱的程序,如文本内在关联的法则、上下文的法则、地理环境、种族、社会等等的法则,服从于这批判。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已经超过了一种简单认识论的策略了。解释对狄尔泰来说专注于由书写固定的文献上,这样的解释仅仅是理解,即从一个心理生活到另一个陌生的心理生活这个更宽广的领域的一部分。因此解释学的问题被从心理学方面来看待:对于一个有限存在而言,理解便是想象自己置身于另一生命之中;历史的理解由此涉及历史性之所有悖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如何能够历史性地理解历史?而这些悖论又相继回溯到一个更